

汉语古音学



许梦麟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汉语古音学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部门，它是研究先秦两汉时期语音系统的学科。

上古文献在语言文字的表述中有个显著的特点，即由于方块汉字的难写、难记，古人在撰述、传抄、刻写中，经常运用同音相代的手段使用汉字，因而通假异文现象大量存在。

在语言发展过程中，一个词的意义或用法上有了分化，往往是通过字音的细微差别来表现的，于是由一个词分化成两个或者更多的意义上有联系的词，因而音近义通的现象也大量存在。

先秦韵文、韵语是我国古典文献中极为珍贵的部分，它们以和谐的音韵，表达了丰富的内容。但是，由于语音的变迁，很多诗歌韵语用今普通话语音去读，则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根据传统的“六书”分析法，形声字在《说文解字》中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也由于语音的变迁，许多形声字的声符，从今普通话语音去辨别，百思不得其解了。字形结构不明，自然意义也就无从谈起了。

现代汉语方音，呈现出很大差别。调查方言，总结规律当然离不开中古的《切韵》（《广韵》）音系，但是有些语音规律的得出，单凭《切韵》音系是理不清楚的。

所有上述问题的解决，都得求助于上古音系。因此不单语言文

学专业重视古音学,历史、考古、校勘以及人类学等专业,上古音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

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梦麟同志这本书明显地有着如下两个特点:

①历来讲述古音学的书,都喜欢用《切韵》《广韵》音系作为上推的桥梁,这固然很对;但是,《切韵》《广韵》音系是个极为复杂而又难于掌握的系统,这对非语言专业而又急需上古音知识的人来说,便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本书除了照应传统讲法之外,更主要的是把古老的先秦两汉的语音同现代普通话语音直接联系起来——尽管其间的对应规律还很难严整,但我认为它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传授古音学的路数。书中常用字声韵调在上古音系中的归属,从现代普通话音序入手,条分缕析,一目了然,使读者记,有规律可循;查,有音序可索。

②大量联系了阅读古籍、古籍整理、分析形声字、方音辨正等实际问题,使人感到古音虽古,但却能古为今用。

用这个“路数”讲古音,是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张 静

1991年12月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什么是汉语古音学	(1)
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古音学	(5)
第三节 怎样学习汉语古音学	(9)
第二章 上古汉语的声母	(12)
第一节 归纳上古汉语声母的依据	(12)
第二节 上古汉语三十二声母	(18)
第三节 上古三十二声母与普通话二十二声母的比较	(20)
第四节 上古汉语声母研究概述	(34)
第三章 上古汉语的韵部	(43)
第一节 什么叫韵部	(43)
第二节 归纳上古汉语韵部的依据	(45)
第三节 上古汉语三十韵部	(50)
第四节 上古三十韵部与普通话十九韵部的比较	(51)
第五节 上古汉语韵部研究概述	(63)
第四章 上古汉语的声调	(93)
第一节 上古汉语声调研究概述	(93)
第二节 上古汉语四声与今普通话 四声的比较	(98)
第五章 上古音的运用	(108)
第一节 音转及音转的原则	(108)

第二节	通假字音韵例释·····	(119)
第三节	古籍较勘音韵例释·····	(122)
第四节	形声字音韵例释·····	(127)
第五节	古韵语韵脚例释·····	(130)
第六节	同源词音韵例释·····	(134)
第七节	联绵字音韵例释·····	(136)
第八节	方音辨正例释·····	(138)
第九节	工具书检字音韵例释·····	(143)
第十节	古切今拼例释·····	(150)
后记	·····	(171)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什么是汉语古音学

传统音韵学上所称的“古音学”是有特定含义的，它以《诗经》、《楚辞》两汉乐府为研究对象，是研究先秦两汉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同古音学相对的今音学是以《切韵》音系为研究对象，是研究魏晋唐宋时期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规律的，称中古音。由此可见，传统音韵学所说的古音学不是泛指“五四”以前的汉语音韵，今音学也不是指现代汉语音韵。

我国韵文的历史源远流长，先秦诗、骚、两汉乐府，尤为历代人们所传诵。遗憾的是由于语音的变迁，本来韵律极为谐和的华章佳句，在后人的口中却失去了原有的韵味。这不仅为现代人所慨叹，六朝人诵读先秦韵文时就已觉着不押韵了。因此，汉语古音学是从研究韵部开始的。而这个研究的发端，又是来之不易的。

一、“协句”(“叶音”)说和 “古人韵缓,不烦改字”说

六朝时期梁末的沈重读《诗经》时就已有不少篇章不押韵了。沈氏是怎么对待这种音变现象的呢?在《毛诗音》里他提出了所谓“协句”的办法。如《诗经·邶风·燕燕》三章:

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在六朝时,“音、心”读着还是押韵的,但“南”和“音、心”的主要元音已经有了不同。可是,根据这章诗的韵律,“南”和“音、心”都该是韵脚,这是无疑的。怎么办呢?他在《毛诗音》里于“南”字下注云:“协句,宜乃林反。”“乃林反”即用“乃”的声母与“林”的韵母及声调拼音,这样拼出来的所谓“南”的读音便能与“音”(於金切),“心”(息林切)相协韵了。这种作法很容易迷惑后人。其实,“南”字的读音只有一个,即“那含切”。沈重为什么把“那含切”改为“乃林切”并取名为“协句”呢?说穿了就是他认为古今音是一成不变的,古人写诗时也是这样临时改读的。很显然这种滥改字音以就今读的作法,是形而上学的。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为什么语音就一成不变了呢?经过明清两代音韵学家和近现代语言学者的研究,我们知道,《燕燕》三章的韵律是偶句韵,“音、南、心”都属侵部(一、三的“飞、归”押微部)。到了沈重生活的六朝时代,“南”与“音、心”不谐和了,那是语音发展变化的结果。

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字音是约定俗成的,像这样滥改字音的作法,势必会导致字无定音。字无定音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无独有偶,宋代的朱熹把“协句”说的形而上学观点又加以扩

大了。如《诗经·召南·行露》二、三章。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虽速我狱，室家不足。

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

在《诗集传》中，朱氏于二章的“家”下注云：“叶音谷”。于三章的“家”下注云：“叶各空反。”这两个注释，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把这两章诗的韵律搞错了——他认为这两章诗都是句句通韵；二是将二章的“家”改读“谷”，以协“角屋狱足”；把三章的“家”改读为“公”（各空反），以协“墉讼从”。“叶音”、“协句”真是一脉相承，短短的两章诗，“家”字就改读了两次，再加上“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至少一个“家”字就有了三个读音了！其实这两章诗的第二章的韵律为一二四五六句通韵，“角屋狱足”都属屋部，第三章的韵律为一三交韵，“牙家”属鱼部，“墉讼从”属东部。朱熹的“叶音”说，影响面极大，直到今天，“叶音”的观点在一些古典文学注释中仍然屡见不鲜。如《楚辞选》在给《国殇》“霾两轮兮絳四马，援玉枪兮击鸣鼓。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几句的注释中说，“‘马’古音姥”，“‘野’古音墅”。这也是以今律古的作法。其实恰恰相反，这几句诗押的是鱼部，鱼部的主要元音是[a]，“马”字的读音从古至今尚无大变化，是改不得的。

到了唐代，又出现了“古人韵缓，不烦改字”的说法。这种说法以陆德明为代表。如陆氏在其《经典释文》卷五中于《诗经·邶风·燕燕》的“（远送）于南下”注云：“如字。沈云：‘协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陆氏的话说得很明白，即“南”字应读本音。沈重说“协句，宜乃林反”是不对的，他认为不应改读音，“南”字与“音心”虽然不谐和了，但也只好如此了，因为古人用韵是宽缓的。“古人韵缓”四字，说明了陆氏也是认为古今语音是雷同的，只是不要改读而已。究其实质，“协句”说与“古人韵缓，不烦改

字”论是并无二致的。

二、“时地”观念

批判“协句、叶音”说最有力量是明代一古音学家陈第。陈氏在他的《毛诗古音考·自序》中说道：“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这种语音的变迁乃大势所趋的发展观点，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它一方面彻底地批判了“协句、叶音”谬说，一方面把汉语古音学的研究引入了正轨。正如段玉裁在他的《六书音均表一》中所论：“三百篇音韵，自唐以下不能通，仅以为‘协音’，以为‘合韵’，以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而已。自有明三山陈第，深识确论，信古本音与今音不同，如凤鸣高冈，而啁噍之噪尽息也。自是顾氏作《诗本音》，江氏作《古韵标准》，玉裁抱残守阙，分别古韵为十七部。”这样对陈第评价，是毫不过分的。王力先生在他所著《中国语言学史》中也说道：“历史观点一天不建立，古音学就一天不能产生。古音学的建立，首先应该归功于明代的陈第。他的历史观念是鲜明的，他对宋人的《诗经》叶音说的批判，具有很大的冲击力量。”是的，此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便首先实践了陈第的发展观念，对诗三百进行绳引系联，客观归纳，在《音学五书》中提出了古韵为十部之说，从观点、材料、方法上奠定了研究上古汉语韵部的基础。

汉语古音学中，对上古声母和声调的研究，则不如对韵部的研究成绩大，而且对许多问题，学者们还有分歧，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第二节 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古音学

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训诂明，六经乃可明。（段玉裁《六书音均表》戴序）

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本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解之，则以文害辞。”（王引之《经义述闻》卷三十二）

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王念孙《广雅疏证》段序）

古人以音载义，后人区音与义而二之。音声之不通，而空言义理，吾未见其精于义也。（段玉裁《六书音均表》钱序）

玉裁读坊本《诗经·竹竿》二章：“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每疑“右”为古韵第一部字，“第”为第十五部字。二字古鲜合用。及考唐石经、宋本集传、明国子监注疏本，皆作远兄弟父母，而后其疑豁然。”（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一》）

经自汉晋以及唐宋，固全赖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王引之《经义述闻》阮序）

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古音学？上引戴震、王引之、段玉裁、钱大昕、阮元的几段话已从因声求义、辨明通假、校勘古籍讹误等几个方面说得清清楚楚了。不言而喻，不仅研究汉语的人需要懂得古

音,就是从事文学、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工作的人,如果要想深入下去,离开古音知识也是困难重重的。下面试从几个方面举例加以说明。

1、识别通假字

由于种种原因,古籍中保留了许多古人写的同音替代字,即所谓通假字。如“狗马实外陈,美人充下陈”(《战国策·齐策》)中的“陈”。《说文解字》:“陈,宛丘也。”古封地。“下陈”怎么讲?不好理解。“陈”字就是古人写的同音替代字,其本字应为“墀”,《文选·西征赋》注“墀,阶也”,“下陈”即“下墀”,“下墀”就是“墀下”,也就是“阶下”。古代建筑,阶上室外称堂,堂前阶下为庭,庭,正是美人歌舞的地方。足见“陈”是借字,“墀”是本字。为什么可以以“陈”代“墀”?其前提条件就是二者在上古的读音是十分相近的(同纽)。可见了解古音,是识别通假字提高阅读古书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2、辨识同源词

“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王力《同源字典》)“同源字”就是同源词。这里所说的音近、音同,是指先秦古音说的。下面这些字便是一组音近义通的同源词:

超,《说文解字》:“跳也。”

跳,《说文解字》:“一曰跃也。”

透,《说文新附》:“跳也。”

踴,《说文解字》:“跳也。”

跃,《广雅·释詁》:“跳也。”

踔,(即“卓”),《后汉书·蔡邕传》注:“踔犹越也。”

这一组同源词的古音为什么相同或相近?不具备古音知识,是很难理解的。

3、分析形声字

《说文解字》中,80%以上为形声字。形声字的形符表示着该字的意义范畴,因而正确地分析形声字的结构,对于了解词义大有益

处。比如“祈”字，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如果是形声字，哪是声符？哪是形符？懂得古音，就能比较清楚地看出“斤”是声符，“示”是形符。由此可知，“祈”的字义与神祇有关。《说文解字》“祈，求福也。”从“斤”得声的字为什么读“qí”呢？从今普通话语音的角度去观察，是百思不得其解的。在先秦，“斤”和“祈”的声音是十分相近的。否则古人就不会造出“沂、圻、颀”与“近、靳、芹、欣、”一类的形声字了。“秀才识字读半边”，在今天不灵了。

4、了解古诗押韵

如《诗经·魏风·硕鼠》二章：

硕鼠！硕鼠！

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

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

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

莫得我直！

“麦、德、国、直”四个韵脚在上古同属“职部”，主要元音和韵尾是相同的，可是今天却分别读成 ai、e、uo、-i(后)了(本书音标，不加[]的为汉语拼音字母，加[]的为国际音标)。虽然我们不提倡用古音读古诗，但是于此做到心知其意却是完全必要的。

5、检读工具书

阅读古籍是离不开古代工具书的。可是，许多很有价值的工具书是按照古韵部编排的，如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就是按古韵十八部编排的。如果我们知道某字上古属某部，查起来，就很方便，正如同我们按照普通话音序查检按音序编排的《新华字典》一样方便。否则在这类工具书面前，我们是束手无策的。检到一个字后接着就是读音，从《康熙字典》往上，古代的工具书都是用“反切”注音

的。反切的基本原理并不难懂，把切上字的声母与切下字的韵母及声调一拼就能得出被切字的读音了。如：

冬 都 宗 切 = dōng
d(u) (z)ōng

但是反切产生于东汉，距离现在已近两千年了，由于语音的变迁，大多数反切再按照上述基本原理便不能直接拼出现代音了。如：

棉 武 延 切 = ián
(ü) ()ián

是反切的基本拼音原理失灵了吗？不是，这是我们不了解古今音变所致。如果我们知道“武”上古属明母(m)，这条反切今音就可迎刃而解了。

6、校勘古典文献

我国大量古典文献在长期传抄刻写中常常出现“脱文”、“衍文”、“讹文”、“倒文”、“错简”和“脱简”等现象。要想不失古籍本意，就必须把上述错误现象纠正过来。当然，从事校勘工作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古音知识是不可或缺的。如，前面段玉裁在《六书音均表一》中谈到的《诗经·卫风·竹竿》二章的“远父母兄弟”，唐石经中作“远兄弟父母”，到底哪个版本对？有了古音知识便不难知道唐石经本是对的，因为本章诗的韵律是二四句押韵，第二句“淇水在右”的“右”（之部）字与第四句“远父母兄弟”的“弟”（脂部）是不能通押的，而“右”与“远兄弟父母”的“母”（之部）是同部字，所以段玉裁才“其疑豁然”。

7、纠正方音

学习现代汉语语音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学好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方言区的人要想有效地学好普通话，就要进行方音辨正，找出语音对应规律，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要进行方音辨正没有古音知识也是难以奏效的。比如普通话 zh、ch、sh 与 z、c、s 两组声母，有的方言区将 zh、ch、sh 都读成 z、c、s，有的方言区将 z、c、s 都读成 zh、ch、sh，有的方言区两套声母搅合到一起了。分清这

两套声母,从现代汉语语音的角度去分辨,那只有死记一条,再省点事,至多也就是采取记少(普通话读 z、c、s 声母的字)不记多(普通话读 zh、ch、sh 声母的字)的方法,止此而已。如果从古音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容易多了。比如,凡声符或谐声系统中有读 d、t 声母的字,这个不好分辨的字的声母一定是 zh、ch、sh,而不会是 z、c、s。如“是、提、寔、提”等字,它们的声母一定是 sh,而不是 s,因为从“是”得声的字还有“堤(dī)、提(tí)”;“占、沾、霰、覘、沾、站”,它们的声母一定是 zh,而不是 z,因为从“占”得声的字有“玷(diàn)、店(diàn)”。这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是从钱大昕“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成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的论断中归纳出来的。可见学习今天的普通话也是离不开上古音这个源的。

综上所述,古音虽古,但是它却完全可以古为今用的。

第三节 怎样学习汉语古音学

1、联系口语实际

现代汉语语音和方音,是人们熟悉的活的语音。这种语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古代汉语语音发展演变而来的,它们之间是流和源的关系。用这种活跃在人们口中的语音和上古音直接挂起钩来,找出它们间的对应规律,就能把几千年以前的死的古音学活。比如关于全浊声母的问题,如果我们满口都是“群定船崇从並”,概念来,概念去,和口语不照面,就会学得枯燥无味,特别是广大全浊音已经清化了的北方方言区的人,更会感到“玄”了。现在大家都在学普通话,如果我们把古全浊音跟今天北京语音联系起来,就不会只停留在概念上了。古浊音字相当多,而在今天普通话里全浊已全部清化。这种清化的规律性是很强的,通过分析,我们就会

知道，今普通话里阳平字中，除去少数次浊声母字和少数派入的古入声清声母字外，都是古全浊声母字；普通话中阴平和上声两个调中没有全浊声母字，去声中古全浊声母字较多，如果我们再把“群定船崇从並”“分而治之”，就会很容易地把分属于去声中的全浊声母字记住。如今t声母的去声字中，除“查渣碴罕迂闾闾榻特恸”少数字属定母外，其他今t声母字的声母都属透母。这样一分析，我们头脑里的古全浊声母字就不抽象了，尽管自己口里的全浊音已经清化。声、韵、调，无论学习哪个方面都应从现代口语出发，与陌生的古音联系起来，用规律驾驭所学的内容，就能会心地领会书本上的知识。

2. 联系阅读古书的实际

前边在谈“为什么要学习汉语古音学”的那几个方面——通假字、同源词、古诗押韵、检读工具书等，都是阅读古书时常常遇到的问题，学的时候经常联系这些问题，进而解决这些问题，便不仅能引起浓厚的学习兴趣，而且学到的知识也会经久不忘。不过，要熟练地联系实际还得有个前提，这个前提也是学古音学的一项基本功，即要把上古的声母表和韵部表横着、竖着依次背熟，要把各家在声母、韵部上的分合关系搞清楚，还要记一些常用字部类的归属。否则，联系实际只是一句空话。

3. 重部类，不重音读

古音拟测（也叫古音重建），是个复杂问题，它对汉语语音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但是，就掌握基础知识而言，还是把训练音读放在第二位，把明辨部类放在第一位为好。古音拟测是在历史比较法的指导下，以国际音标为工具，给古音描绘出音值来。目前看来，各家拟测的音值还都仅仅是科学的假定，而且各家意见也还不尽一致。因此我们学习古音学时，音读只能作参考，不能用它去诵读古代韵文。这是因为我们学习古音，目的是用它来解决古籍中有关音韵问题的，不是为读古音而学古音的。退一步说，即使拟测的音

值是可靠的，读出来谁也听不懂，又有什么意义？

所谓辨明部类，就是指某字在声母上属于哪一母，在韵部上属于哪一部。在学习时能作到这一步就可以了。比如：“罢”通“疲”，只要知道它们同属並母歌部就够了，至于並母怎么读，歌部怎么念，那是第二位的，或者说只要做到心知其意就成了。不是吗，清代古音学家并未见过国际音标，不是同样能把古音研究得比较透彻吗？不是同样能在因声求义上作出显著的成绩吗？之支脂三分是段玉裁的真知灼见，正如戴震在《戴东原先生来书》中所说：“大著（按：指《六书音均表》）辨五支六脂七之，如清真蒸三韵之不相通，能发自唐以来讲韵者所未发。”但是，直到终年，段氏也不知道这三个韵部究竟怎么读。这就足以说明，从材料出发，将辨明部类放在首位，把音读放在第二位的做法，在掌握基础知识上，是切实可行的。

第二章 上古汉语的声母

方块汉字，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音节开头的辅音就是声母。
现代普通话有二十一个声母，即，

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r	sh
z	c		s

那么上古汉语有多少声母呢？

古人早已作古，那时既没有反切，又没有韵书，更没有录音设备，根据什么我们讲上古的声母呢？这个问题必须得落实。下面根据钱大昕《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两篇文章的论点，以唇音和舌音两组声母为例，谈谈这个问题。

第一节 归纳上古汉语声母的依据

先谈唇音

通过古今声母的比较，我们可以知道，在唇音中，上古没有唇